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高技术与新文化研究所科学文化室组织编写

山海寻踪 ——世界怪兽之谜

王平贞 俞鹏里 潘 婷 编著

职工教育出版社

1990 北京

科学与文化之谜丛书

编 委 会 名 单

顾 问	董光璧		
主 编	高 翔		
副主编	赵俊杰	任元彪	辛向阳
编 委	王 璐	徐祥运	陈劲松
	温乐群	郑斌祥	高 翔
	赵俊杰	任元彪	徐 兵
	辛向阳	张祖贵	朱晓亮

科学、文化与谜

——代总序

(一)

科学是一种解谜的活动。当代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明确地把这种解谜活动分为猜测和反驳两个过程。

天文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起源于占星术，神秘的炼丹术孕育了化学……每一个科学真理都曾经被迷雾包围，今天成为科学常识的东西都曾经显得荒诞离奇。

(二)

大自然创造了人，人创造了文化。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构成了文化的本质。古往今来，思维跨越时空，行为倒转乾坤，文化域宇融天地之沧桑，含日月之玄机。

当大地遍洒智慧之光，当灵感的触角伸向莽原，奇迹便产

生了。蓦然回首，人类在惊叹祖先伟业之际又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千古疑谜。文化就是在不断造谜和释谜的过程中得到升华。

(三)

《科学与文化之谜》丛书研究的这些重大疑谜曾困惑了历代先哲，也迷惘着现代科学家。有关传说在历史上经久不衰，甚至成了一些民族的宗教基础和世代不变的信仰，支配和改变了它们演进的历史。

本丛书旨在用理性原则引导读者穿过迷雾去观赏科学王国边界地带的迷人风景。期望读者不仅能看到科学晴朗天空下的五光十色，也能欣赏到哲学王国的深邃广袤、神话世界的飘渺迷离和宗教圣殿的静穆幽深。

当然，除了介绍，我们所提供的主要还是些假说，或者说猜测。至于反驳，还要靠每一位读者和科学本身。

《科学与文化之谜》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〇年三月

目 录

总序

目录

第一章 奇异生物:古籍神话溯源

- 古昔怪物何处寻 (4)
- 山海经奇兽解诂 (16)
- 神话雏形探赜索隐 (24)

第二章 USO:幽居龙宫的怪物

- 变幻莫测的不明潜水物 (45)
- “尼西”——海神波塞冬的后裔? (51)
- 它们是“尼西”的近亲吗? (61)
- 中国湖泊中的 USO (70)

第三章 憧憧鬼影:飘忽不定的幽灵

- 神秘的“森林之神” (83)
- “阿尔玛斯”的幻影 (94)
- “沙斯夸支”的足迹 (102)

第四章 荒野迷奇:莽莽雪原上的怪客

“耶提”的传说.....	(115)
来自雪原的报道.....	(128)
真伪难辨的证词.....	(142)
待人揭晓的谜底.....	(154)

第五章 怪中怪:大千世界猎奇

世界小怪物撷趣.....	(170)
“尼西”之谜初探.....	(191)
是否存在“野人”?	(195)
世界怪兽之谜的几点浅见.....	(202)

人类生活在生机盎然的地球上,当文明的朝霞映照大地,灵感的触角伸向莽原,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恒河、黄河流域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文明从摇篮起步,在五洲四海、山川大地留下了闪光的轨迹。轨迹延伸得越长,人类离原始蒙昧的社会状态就越远。于是,人类告别了幼年,成为地球上最高等的生物。

大自然使人类和其他生物共居一个生态圈,相互依存。人类生活的环境离不开鸟语花香,各类动物比比皆是,它们都循着生物进化论生存演进。人类文明史不过 5000 年,而人口却急剧膨胀,已发展到今天的 50 亿人,除南极洲外,其它大洲都有人定居。

本来,50 亿人和数不胜数的动物遍布世界各地,已经使地球这个万物之母快要负担不了,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生物世界的未来不容乐观。但更令人惊奇的是,人类迄今尚未知晓的各种怪异生物也要在地球上占据一席生存空间,它们留给人类许多难解之谜:“野人”、雪人、大脚怪、江河湖海怪及其它罕见的怪物,在地球上人烟稀少的地方神出鬼没,构成了自然界一大奇谜。

那么，世界怪兽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它们是否存在？它们的生存是否与生物进化论相悖？它们的命运如何？这些都是人类很关心的问题。尤其是“野人”之谜更加引人注目，这也许是“野人”可能是人类近亲的缘故吧。揭开“野人”之谜不仅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而且对人类研究自身起源和进化具有重要意义。

法国著名文学家巴尔扎克说：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异议地是问号；我们大部分的伟大发现都应归功于如何，而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逢事都问个为什么！本书力求用科学的观点探索世界怪兽之谜，突出两个特点：一是材料收集比较全面、图文并茂，除人们一般知道的“野人”、雪人、湖怪外，还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小怪物的特点；二是从文化学、历史学和进化论的角度研究奇异生物，提出一些见解，以帮助人们了解这个奇异的世界。

“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一章

奇异生物：

古籍神话溯源

怪兽，乃是相对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水平而言，如同史前的人类把凶猛的虎、蛇视为图腾而崇拜。千百年来，它们与人类共存，但又与人类捉迷藏，尽管人类文明的历程已揭开生物世界一个个谜底，但“野人”、怪兽之谜仍然存在。人类在近现代目睹了大量的怪异生物：时隐时现的尼斯湖怪，遨游大海的海怪，隐匿林莽的神农架“野人”，踏遍冰天雪地的北美大脚怪……

面对各种怪物的传闻、照片、实物乃至纪录影片，人们到处议论，科学界争执不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有谜底很快揭晓之势。事实上，欲解开千古怪兽奇谜在短期内是难以做到的，急于下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不妥当。让我们用理性的头脑循着文明的轨迹考察生物界的奇异动物，从中发现怪兽的端倪吧！

古昔怪物何处寻

怪兽传闻，并非今昔才有，古代世界许多国家都有记述，

尤其记载有关“野人”和奇兽的中国古籍更似汗牛充栋。

古人对“野人”的称谓颇多，夏朝到明朝近 4000 年时间里，古书中常提及“山鬼”、“山精”、“山大人”、“山臊(臊、猱)”、“赣巨人”、“大毛人”、“毛人”、“神虺”、“獬豸”、“梟羊(阳)”、“獾”、“黑”(pi)、“人熊”、“旱魃”(ba)、“夔”(kui)、“狒狒”、“獠”、“鬻鬻”(fu)、“山丈”、“山都”等等。这些称呼中有些特指“野人”，有些泛指其它怪兽。古人正式使用“野人”这个名称，始于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长支余……呼为山大人，或曰野人。”

从战国至明清，有关“野人”的记载十分丰富。

据《周书》记述，周成王曾捕获过“野人”，由此可知在 3000 年前的西周不仅有“野人”的传闻，而且还捉到过“野人”。

《国语·鲁语下》韦昭注：“夔一足，越人谓之山臊，……人面猴身能言。”这里所说的“夔”、“山臊”都是指“野人”，它具有人的面孔，猴子的身驱，且能象人那样讲话。

《山海经》里有关“野人”情况的记载也不少，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讲述。

战国时期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约公元前 340 年——公元前 278 年)，在《楚辞·九歌》中写了一首《山鬼》的辞：

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

山中人兮芳杜若，
饮石泉兮阴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

这首辞的大意是：山鬼好象一个人啊站在山梁上，披着薜荔藤，带着云雾草，羞羞答答啊又爱笑，它很羡慕我啊，又善于风流作态。山中人欣赏杜衡草，喝泉水啊住在松柏树荫下，它思念我啊又疑心重重，真不知如何是好。

屈原的家乡在湖北省秭归县，地处神农架之南。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着复杂的自然条件，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天然动物园和植物园”。它有一大片原始森林，3000多年来，神农架地区一直是我国有关“野人”传闻的中心。有些学者推测：屈原很可能从小就目击过“野人”的形象，因而他在《山鬼》辞里把山鬼（野人）嬉笑、多疑、含羞、饮水的原始丰采，描述得维妙维肖，既生动形象，又符合“野人”的生态习性；既富有诗意，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又符合科学的真实实性。

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对山鬼的注解是：“山鬼，旧说为夔、臬阳之类是也。昼依木以蔽形。或谓之木客，或谓之猱(xiao)，今楚人有所谓魅者……此盖深山所产之物矣。亦胎化所生，非鬼也。”王夫之指出，“山鬼”是当地土名，不是鬼而是胎生动物，白天隐藏在树林里消踪匿迹。从王夫之的注解看，山鬼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寻找的“野人”。

考古学家在湖北神农架以北房县的汉墓群中，发现出土

铜铸摇钱树九子灯的残片上，刻有“毛人”的形象。在山东曲阜孔庙里发现的一幅“鱼、猿、人”的汉画上，也有猿或“毛人”的形象。河南南阳汉画馆陈列着两幅“镇墓兽”，此兽形象是高等灵长类，较小的一幅是猩猩形象，较大的一幅是一种未知高等灵长类形象，后者张口瞪目，甚为凶暴，四枚獠牙颇具攻击本领。汉时人们将其形象刻石置于墓室，可能认为这种兽类力能搏虎，能起镇妖避邪作用。因此，汉画学者以此物为“镇墓兽”。从一些古籍记载看。它显然系“獫狫”的形象。

在汉代，“獫狫”在秦岭和南阳一带分布甚广。西汉时，皇帝命人在秦岭捕“獫狫”，运回京都，亲临观赏。东汉时，伟大的科学家张衡在《南都赋》中曾对“獫狫”作过生动的描写。那时，南阳一带植物覆盖很好，各类动物繁盛，在原始森林里，“虎豹黄熊游其下，雄獫狫戏其巅。鸢鸢鵩鵩翔其上，腾猿飞鼯栖其间。”汉代人所说的“毛人”、“獫狫”，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野人”，汉代人对“野人”的形象已有更具体的认识和生动的描绘。

《神异经》虽有荒诞不经的迷信传说，但其中也保存了一些有关“野人”情况的真实记述。《神异经·西荒经》说：“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長尺余，袒身捕蟹，性不畏人。见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虾蟹，伺人不在而盗盐以食虾蟹。名山臊，其音自叫。人尝以竹著火中，爆扑而出，臊皆惊……。”这里所说的“山臊”就是“野人”，它身材不高，赤身裸体，生性不怕人，以捕捉虾蟹为生。晚间他会用火来烧烤虾蟹，并偷盐来下着吃。

又如《神异经·西荒经》说：“西荒之中有人焉，长短如人，著百结败衣，手虎爪，名曰獫狫。伺人独行，辄食人脑。”这里所说的“獫狫”，也可能是一种野人”，它比前面所讲的“山臊”更

具原始性，它还保持着食人脑的野兽习性。他的手如同虎爪一样刚劲有力，他和人一般高，穿着草衣。

《文选·左思〈吴都赋〉》刘逵注：“《尔雅》曰：梟羊，一名禺禺，如人，面长唇里，身有毛，反踵，见人则笑，左手操管。”又引《异物志》云：“梟羊善食人，大口，其初得人，喜笑，则唇上覆额，移时而后食之。”这里所讲的“梟羊”和“禺禺”，也可能是一种“野人”，它们体形似人，但又与人不全同：面长唇黑、嘴大，身上有长毛，反踵。它们也保持着吃人的野性。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剑山在（沙）县西北一百二十里。……其中有山魃，其形似人，生毛，黑色，身長丈余，逢人而笑，口上唇盖眼，下唇盖胸，人见亦怪矣。或时遗下藤制草鞋，长二尺五寸。从这段记述中看，“山魃”即“野人”，它身材很高，形状象人，全身黝黑多毛，见人就笑，嘴唇很大，脚穿二尺五寸长的草鞋。由此可推测它的足很大，民间称之为“大足怪”。“大足怪”不仅中国有，美洲也屡有发现。印第安人把“大足怪”的“野人”叫做“萨斯夸支”（即林中“野人”的意思），它们的毛发、脚印等时有发现。由此可见，《太平寰宇记》所述“大足怪”的藤制草鞋长二尺五寸，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可能存在这样的大足怪兽的。

《太平御览》卷八八三引《神异经》：“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裸形，而且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卷八八四引《邓德·明南康记》：“山都形如昆仑人，通身生毛，见人辄闭眼张口如笑，好在深山中翻石觅蟹啖之。”这里所说的“魃”和“山都”都是“野人”，后者看到人则闭眼张口而大笑，喜欢在深山的石缝里找蟹生吃。

《太平御览》卷八八六引《玄中记》“山精如人，一足，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藏。人昼日不见，夜闻其声。千岁蟾蜍食之。”“山精”这种“野人”实有两足，身材中下，喜欢山蟹和蟾蜍，它晚间出来活动，白天躲起来。人们白天见不到它，只能在夜晚听到它的嚎叫声。

晋葛洪《抱朴子·登涉》：“山精之形如小儿而独足，足向下，喜来犯人。人入山谷，夜闻其童声笑语。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

《搜神后记》卷下：“晋孝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尝入武昌山采茗。忽见一人，身長一丈，通体皆毛。精见之大怖。毛人经牵其臂，将至山曲丛茗处，放之便去。须臾复来，乃探怀中桔与精。精甚怖，负茗而归。”这里记述的宣城人秦精在山中遇见的那个长丈余，通体皆毛的毛人，与今天传说的“野人”有相似之处。

唐朝大诗人李白在《早发白帝城》中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中描写的两岸“猿声”值得注意，它大概是指神农架一带山林中某种猿类的呼唤吧！唐朝李延寿的《南史·梁武帝本纪》写道：“戊午，鲁山城主孙祖降，己未夜，郢城（今湖北省江陵县）有数百毛人，逾堞（偷爬过城墙）且泣，因投黄鹄矶……。”这里所说的“数百毛人”，疑是指现今所谓的“野人”。另一位唐代诗人杜甫在《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的五言诗中，有“山鬼独一脚”之句，描述了浙江省天台县丛山峻岭中的“山鬼”（野人）的情况。

《养痾漫笔》对宋代“野人”乱宫一事记载较详。在宋朝国

都汴梁，宋徽宗宣和年间，有“野人”“獠”曾闯入后宫，这个不速之客，夜声如雷，体毛如漆，有时夜间或登龙座，或与嫔妃同寝。就这样，这个野物在宫中闹了一段时间，然宫中竟无人出头处理。这是宋宫密史的一件奇闻。《左传》称它为“豕人”。

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七记载：“邕宜以西，南丹诸蛮皆居穷崖绝谷间，有兽名野婆，黄发椎髻，跣足裸形，俨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飞猱，自腰以下，有皮累垂盖膝，右犊鼻，力敌数壮夫，喜盗人子女……其群皆雌，无匹偶，每遇男子，必负去求合。”这个记载似现在发现的神农架地区野人盗男子以求匹配的事实，可见并非佞传。又据《后汉书·郡国志》引秦汉时关于风俗物产记载的《博物志》：“日南出野女，群行不出夫，其状且白，裸袒无衣襦”，也是讲的这种野人。

更为有趣的是，宋初有个著名隐士陈希夷，隐居华山多年，当时人们在华山发现了一个野人，人称“毛女”。有人说陈希夷与此女有不清白关系，陈希夷为此写了《遇毛女诗》：“药苗不满笥，人更上危巅，回指归去路，相将入翠烟。”范仲淹的祖父亦写过《赠希夷诗》戏谑他：“相逢毛女话何事？”陈希夷与毛女的关系无从考证，但这个毛女存在是不可置疑的。另外，宋朝还多次发布禁止捕杀野人的诏令，足见在宋代多次出现过野人。

在唐、宋代一些文学及史学作品中，有不少关于“野人”传闻的记述，它们的特点是：除面部外，全身是毛，毛色深红带黑或者棕色、暗棕色，头发很长，散披肩上，肩较宽，臂较长，直立行走，两臂摇摆，没有尾巴；面颊凹进，眼窝深凹，眼珠圆形比人眼大，眼仁黑，鼻孔稍向上翻，颧骨突出，嘴巴向前伸出，上

下嘴唇外翻，口很宽，牙齿大而锋利；脾气古怪，能发出响亮的吼叫声和狞笑声……。

《内乡县志》载：明万历二年（公元 1574 年），在淅川县的埠口，即今之丹江水库区，冬夜大雪，早晨起床后，人们发现满市屋檐上俱有“巨人迹”。留足印者是从丹江西山下来的“野人”。它日夜作吼声，声音似猪叫，这与现在神农架和太白山地区传闻中的奇异动物非常相似。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总结了“野人”多毛善笑，体格灵巧，善攫妇人等特征。

清代《房县志》屡屡提到房县一带常有“毛人”猖狂活动的传闻。清同治九年杨延烈编修的《房县志》中：“房山高险幽远。石洞如房，多毛人，长丈余，遍体生毛，时出啗人鸡犬，拒者必遭攫搏。以枪炮击之不能伤。”房县在神农架以北。房县城南四十里的房山，更靠近神农架。由记载看出，当时“野人”的数量较多，有时出来“啗人鸡犬”。由于当时人们使用的武器低劣，多为土枪、土炮，杀伤力小，因此很难打死打伤“野人”，相反，“野人”却敢于对反击它们的人进行攫搏。

清东轩主人《述异记》卷下：“夔形似人，一足，挟杖，能升高险，入人室，窃人饮食衣服，亦不害人。巢居于木，有匹偶，豫章山中多有之，居民见之甚悉。”这里所说的“夔”也是“野人”的别名，所谓“一足，挟杖”，可能系误传，也许目击者站在远处望去，好象野人只有一只脚，“挟杖”是假，是目击者的错觉，误把另一支脚看作“挟杖”，实为两脚行走。

《古今小说钩沈》辑《述异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长二尺余，黑色赤目，发黄，身于深山树中作巢，巢形如坚鸟卵，高三尺许，内甚津，五色鲜明，三枚脊之；中央相连。士